

蓝 白 集

周 宪 法著
上海三联书店



I 267
141

80527

蓝 白 集



200408148



周 宪 法著
上海三联书店

(沪)新登字117号

责任编辑 虞虹

封面设计 宋珍妮

蓝 白 集

周宪法 著

生活·读书·新知

三联书店上海分店出版

上海绍兴路5号

新华书店上海发行所发行

上海新华印刷厂印刷

1991年12月第1版

1991年12月第1次印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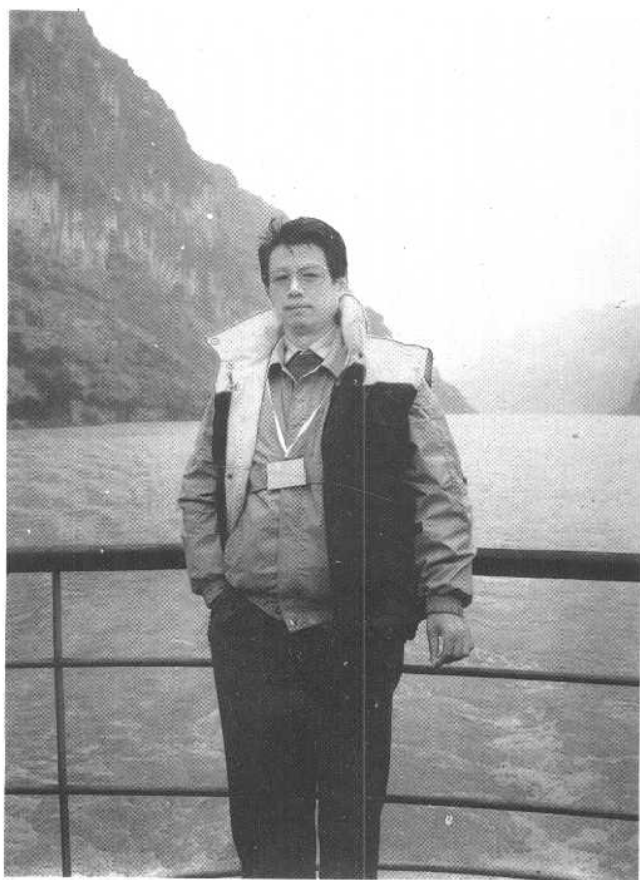
开本：787×960 1/32

印张：8.5 插页2 字数：142000

印数：1—2500

ISBN 7-5426-0277-2/I·61

定价：4.70 元



作者近影(1991年孟冬于三峡)

序

林 放

说起散文，人们便容易想起吟风、弄月、品花、评酒……那一套名士气派。当然，散文中也应该有这么一派的体裁；但若局限于这个风雅圈中，散文就只能在酒文化、茶文化上做工夫，那门户不是太狭了吗？而且这一类散文的末流往往游离生活，成为无病呻吟。周宪法同志的这本《蓝白集》，就摆脱了这一类风花雪月、诗酒恋人的格调，它是来自生活，并且忠实于生活的；其中有不少干预生活的篇章，很能勾摄读者的心魂。在《琴韵中的回忆》和《弦音悠悠》两文中，那个小芳姑娘的命运始终教人牵肠挂肚，仿佛是我们跟她同温了十年“文革”的恶梦。如果说，封建时代惯以“礼教”的名义杀人，那末十年“造反”搞的什么“一片红”、“再教育”就是以最最“革命”的口号杀人了。有人就利用这个名义驱迫成千上万的稚男弱女去饱虎狼的馋吻。本来天真烂漫的小芳姑娘就是这样被那些“造反英雄”所蹂躏，而终于哭诉无门，遁入

DK87/26

尼庵去度那青灯木鱼的余生。这真是伤尽天下为父母者的心。像这样的散文，给那个年代刻下一条不可磨灭的血痕，这对于那些“文革”健忘症的患者，是很有必要的。这就不能说散文只能是拈花、弄月之作了。

《蓝白集》里还为许多社会色相、市井风习、凡人小事留下生动的画像。作者写了那位忍辱含垢的梨膏糖摊主“小热昏”，也记叙了胆小怕事的“炭芳斋画室”主人程先生。他们都是市井小民，是在我们周围天天可以见面的；他们心地善良却老是碰上命蹇时乖的华盖运。作者以同情的笔触描绘了所谓里巷委琐、人情婉曲；人物的命运跟世态的变迁交织成文。这是属于浮世绘式的散文，往往给人留下一片惆怅迷惘，一缕淡淡的哀愁。

作者在青少年时曾经游徙各方，富有生活的积累，不乏写作的源泉；现在的本职则是新闻记者，素描速写是其当行本色。因此，对于所经历的林海雪原、水村山郭、闹市穷乡、殊方异俗都能涉笔成趣，为读者增广异闻，却并无谈狐说鬼的猎奇之弊。作者的用笔以素雅见长，有异于那种浓妆艳抹、忸怩作态的媚俗时文。要而言之，在这儿的旋律虽然比不上黄钟大吕的庄严雄浑，却自有一种江南丝竹的悠扬神韵，余音袅袅，是经得起知音者的赏鉴的。

1991年9月10日

目 录

序.....	林 放
--------	-----

弦音篇

琴韵中的回忆.....	3
弦音悠悠.....	9
在韩美林的家门口.....	16
炭芳斋画室.....	18
戏迷餐厅.....	23
《穷人》又回到我们身边.....	27
歪脖树下说“红楼”.....	29
桥楼风情.....	33
兰亭走笔.....	37
家乡门前两棵树.....	41
卖蛇姑娘.....	44
小庙琴声.....	49
相 亲.....	52
小热昏.....	58

歌吹是扬州·····	63
送月历·····	67
难忘长江水·····	69
一龄童·····	74
文昌阁前小楼在·····	78
绿色尽染井冈山·····	81
围棋国手轶事·····	87
在党校学跳舞·····	99
大桥情怀·····	102

东瀛篇

东京第一夜·····	109
街头卖画人·····	112
中华粥店·····	115
她当过一夜陪酒女·····	118
我去了“卡拉 OK”·····	121
语言学校·····	124
打工·····	127
自费生的日常生活·····	130
我的“临时翻译”·····	133
约会·····	136
在藤泽秀行家作客·····	139
东瀛月色·····	142
“天元”内外·····	146
林海峰绍兴行·····	152

雪上篇

穿行在红松林里·····	159
雪海小爬犁·····	164
白桦船·····	167
鄂家春色·····	170
黑熊敲门·····	173
在零下五十度严寒下·····	178
帐 篷·····	182
林都秋色·····	187
照 像·····	190
雪 · 血·····	194

芳草篇

桃花今日笑春风·····	203
扫帚下的路·····	206
一支喜曲中的悲调·····	209
流光溢彩墨异香·····	212
马娘娘的传奇佳话·····	214
她第一个穿起红衬衫·····	217
砚上画·····	220
一个西方的贤妻良母·····	223
女三国·····	226
“虎妞”在上海·····	229
薇奥列塔甜蜜地睡了·····	233

节目单上没有她的名	237
钱笃咎求雨	240
笑语茶香清客来	243
凯 丽	246
散淡的人神不散	251
神鞭甩向老祖宗	253
肖洛霍夫的魅力	255
浩瀚墨海赏精品	257
艺坛一绝白淑贤	260
跋	263

弦 音 篇

琴韵中的回忆

60年代初的一段岁月里，我迷上了音乐。工余时间，多半在音乐厅里。一次，在听了郑石生的小提琴独奏会之后，回家辗转难眠，那“魔鬼的颤音”的美妙旋律，总是在脑子里盘旋。半夜里我突发奇想：我老是欣赏别人，自己何不也到小提琴的王国去遨游一番呢？

翌日，我在上海图书馆墙壁的布告栏内，看到一家私人琴社招收新生，地点就在黄陂路上。我便立即前往叩门。接待我的是一位中年男子，模样酷似电影《桃李劫》里的男主角。当他了解我的来意后，用低沉略含沙哑的声音说：“同志，我的琴社不备练习琴，你有琴吗？如果没有，请你买一支，我可以陪你上店里挑选。另外，再买一本练习曲谱，最好是德国作曲家巴赫的，有这两样就够了。学琴时间，我给你安排在每周六的晚上七点到八点半。至于学费，每月20元，一季度一付。你看怎么样？”

他已把一切安排妥当，我没有话说。接着他

就陪我到音乐书店买了本《巴赫小提琴练习曲》；又在南京路上一家旧货店，花了30元买一支“捷克货”小提琴。他似乎对这支琴很满意，出了店堂，兴奋地说：“这家店员不识货，琴让他卖便宜了！”他用手指在弦上弹了弹，又说：“你别看琴身有些破相，可松木面板的纹路很细密，做工很考究，音色也好极了！”我本来对今天的“开销”有点肉疼，经他这么一说，心里也就平和多了。

这位老师如今我只记得他姓刘。他的家是幢老式洋房，琴社设在二楼，我原以为琴社有许多学生，谁知只有一个小女孩在阳台上练琴。这晚，刘老师给我讲了小提琴的构造、规格、性能以及掌琴、推弓等基础知识，一个半小时很快就过去了。第二周，他教我指法。我由于幼年跟算命先生学过二胡、三弦，指法很不规则，结果花了一节课时间也没有纠正过来。到了第三个周六，刘老师开始教我识乐谱，我稍懂简谱，不识五线谱，几节音符反复读多次，也是前读后忘记，这样就手不从心。转眼就是一月，我连“王国”的门都没摸着。

刘老师呢？他好像从开始就预料到我会今天的局面，这天练琴结束后，他语气诚恳地对我说：“×同志，在西方国家，钢琴被称为‘一国之君’。小提琴呢，是‘乐器王国’中的‘皇后’。她的K、A、D、C四根琴弦，发音变化丰富，具有明亮、华丽、柔和、抒情等特性，一旦熟练地驾驭了它，就会

奏出变幻无穷、美妙绝伦的乐曲来。但是我要告诉你，音乐是需要天赋的，而这种天赋在一个人的童年乃至在摇篮里就要显露出来。因此，学小提琴要从幼年开始，像你这样的岁数，显然太迟了！当然，你喜欢音乐，并想掌握一门西洋乐器，这种愿望我理解，我也钦佩你的勇气。我觉得，你学琴的意义不在于能否成才，重要的是作为一种爱好，一种生活情趣。从这点来说，我希望你继续学下去！”未等我答话，他又说：“我以上的一些话，在五七年曾吃了苦头，被乐团解了职。如今我开琴社，虽是为了糊口，但我决不误人子弟！”

我当然听得懂他的一番肺腑之言，但打这之后，我接连几周未登他的门。不久他写来一封信，一定要我去一次，我也就去了，并作好继续学琴的思想准备。他见到我很高兴。稍后，神情颇为沉重地告诉我，慈溪乡下的老父病故，他明天就要回乡奔丧，并要为父守灵一月。说着，他转身将阳台上练琴的小女孩叫来，对她说：“李芳，明天老师出门了，就由你教这位叔叔练琴，听见了吗？”

李芳眨着大眼看了看我，随口“嗯呐”了一声，我的心也跟着“咯登”了一下。我望了李芳一眼，只见那两颊搽着红胭脂的小圆脸上流露着一股俏皮的微笑。李芳只有8岁，琴龄已有4年，已经会拉巴赫的“g小调奏鸣曲”了。凭她这点水平教我自然不成问题，可她毕竟是个孩子呀！做我的老师，

这像话吗？但为了尊师，我还是服从了刘老师的决定。

起初，我只是独个儿闷练，李芳则在阳台上拉她的“奏鸣曲”。也许是我拉出的走调琴音刺痛了她的耳朵，她便走到我身边指指点点。她个子矮小，就站到凳子上手把手地纠正我的动作，比刘老师还要不厌其烦，还要严格，弄得我头上直冒汗。

“叔叔，我有窍门告诉你好吗？”休息时，李芳凑着我的耳根说。“你说好了！”我故意又拉响了琴，不想听。她用夹生的普通话嫩声嫩气地说了一串，说完就上阳台练琴去了。我虽然不想听但还是听了。她的话归纳起来大致有这几点：一、练琴前谱子一定要背熟，然后再操琴，就顺了；二、学琴的开头就要将弓法、指法、握琴姿势弄准确，养成良好习惯，不然发音就不准，还会影响今后水平的提高；三、每天要坚持练琴两小时以上。

这些话刘老师是和我说过的，可是经过了一段实践，今天听起来就更有体会。加上老师不在跟前，胆子也大了，“乐感”随之增强，心和手的结合上也自然起来。我心里明白：我开始“开窍”了，琴艺开始进步了。

1963年春，当我学琴兴趣正浓时，我被应召入伍。李芳也考取了区少年宫文艺队。我们都将离开琴社。临别前一天晚上，刘老师请我们吃饭，李芳穿得很漂亮，脸上却未搽胭脂，也少了笑容。我

见她眼眶里噙着泪水，心头也有些发酸。我将小提琴赠给她，她不接受，还是刘老师作主她才收下。她也回赠我一本日记本，扉页上端端正正写着贝多芬的一句话：“他不是小溪，是大海！”我不解其意，向刘老师请教。刘老师略作沉思后说：“巴赫的名字德文 Bach，是小溪的意思。当他在世的时候，并没有被人们所认识和尊重，就像我们今天拿他的作品当练习曲一样。贝多芬第一次看到他的作品时，对他的才华极为赏识，发出了‘他不是小溪，是大海’的惊叹。贝多芬这么一说，从此巴赫的名字就光芒四射了。”说到此，刘老师不无感慨地叹息起来：“世界上的好多事情就是怪，一句话可以使人登天，一句话也可以使人入地！”

“好了，不说这些了，”刘老师情绪骤然昂扬起来：“我建议我们每人拉一支曲子，作为临别纪念。小芳你先来！”

李芳调整了下琴弦，奏起了巴赫的《第二勃兰登堡协奏曲》的第二乐章。她以流畅和色彩多变的韵律，表现了田园诗般的优美、静谧的意境，技巧虽不甚娴熟，但听得出弦上灵气的跳跃。刘老师拉的是我喜欢的意大利作曲家塔蒂尼的“魔鬼的颤音”。这首乐曲的情绪转换较大，时而伤感，时而轻快，时而激奋。他奏来得心应手，尤其是曲中的“华彩乐段”发挥了高度技巧。我和李芳都听入了神。最后，刘老师点了我的《牧歌》，我就拉了